

英雄战死错路上，
令我深怀董振堂。
猿鹤沙虫经世换，
高台为你著荣光。

叶剑英



革命烈士卷

董振堂

张俊彪 著



- 上军校的理想
做将拜帅
在基督将军麾下
从士兵做起
- 毅然投身革命
发动宁都兵暴
- 五原誓师中原大战
屡立战功
- 水口大战荣获红旗勋章
长征途中荣任铁流后卫
西征途中血战高台
一代名将为国捐躯

革命
教育
丛书

K827.6

28

1

革命烈士卷

董振堂

张俊彪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萍

董 振 堂

张俊彪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4.75印张 2插图 55千字

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3.20元

ISBN 7-5006-1395-4/G·333

青年革命傳統
教育系列叢書

王明賢書

目 录

1	先生那捻动胡须的手指停住了	1
2	两颗心，跳出了同一个节拍	11
3	他的理想是做一位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帅 ...	17
4	冯玉祥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十分怕人	27
5	昏昏沉睡了千年万载的内蒙荒漠上第一 次响彻了《国际歌》声	31
6	恶战一连持续了数天数夜	43
7	又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	50
8	他第一次真正感到孤单了	59
9	心里的隐密就像破闸的江水一泻而前	67
10	在宁都城一家僻静的小酒楼上	73
11	一个人们盼望已久的出头之日	81
12	鲜艳的红旗在宁都城头迎风飘扬	86
13	打响了威震南国的水口战役	96
14	他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	110
15	一个一个的战士，铸成了一道铁的长流 ...	118
16	恐怕是九死一生，凶多吉少	123

17 天主教堂里出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… 130

18 他倒下去了，鲜血从他的头部流出来…… 142

1 先生那捻动胡须的手指停住了

光阴似水，董振堂很快就长成十三岁的少年了。这时，在父亲董俊清的苦心经营下，家境虽几起几落，吃尽了苦头，但总算挺过来了，日子过得渐渐好起来。一天晚饭后，父亲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合计了一下，决定送振堂去上学。

第二天，振堂穿上母亲连夜给他缝制的新衣服，要到曹庄去上学了。

一轮火红的太阳，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。刹那间，天空和地面布满了瑰丽的朝霞。阵阵晨风吹过，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掀起万顷碧波，一直涌到天边，仿佛绿色的海洋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枝枝叶叶上浸润着一层湿漉漉的水气的禾苗，经过一夜的积蓄，这阵儿正在扎根拔节，抽芽展叶。

路边的野菊花开得正盛。这儿一束，那儿一束，黄的似金，白的如雪，红的赛火，妩媚多姿，淡雅清香，尽情地点缀着辽阔无垠的绿色原野。看一眼真能醉了人！那些花蕊上滚动着的晶莹露珠，在玫瑰色的朝阳映照下，闪烁着美妙的光彩，变幻着奇丽的光芒。

董振堂在这块大地上，生活了整整十三年。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倾心地领略过家乡的风光！

说起来话长，那还是公元 1895 年 12 月，一个多雪的冬

天。白茫茫的天，白皑皑的地，白晃晃的太阳，白光光的村舍，天地间一切都是苍白惨淡的，仿佛失去了生机和活力。唯有滏阳河在三尺厚的冰雪下，迈动着顽强而又坚毅的浪脚，和滹沱河一起汇入富有传奇色彩和美妙传说的子牙河，飞腾过海河，呼啸进东海，显示了生命的无限活力。就在这样一个严寒冷酷的日子里，当中华民族正处于多灾多难的艰困时世中，董振堂降临到人间。

振堂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滏阳河畔李家庄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里。他家有一百来亩土地，十来间草房，靠着祖父和父亲披星戴月地苦做苦受，祖母和母亲节衣缩食地忙里忙外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倒也不错，不缺吃，不少穿，比富不足，比穷有余，还真是个穷苦庄稼人挺眼热的小康之家呢！

李家庄虽是一个大村子，土地上百顷，人口近两千，但土地十分贫瘠，春时满目黄沙，秋日四野白碱，十年九灾，非旱即涝，百姓的日子像熬煎硝盐一样艰难，一个个穷得叮当响，谁家还能供得起学生呢？

振堂的父亲董俊清，是李家庄数得上的精明能干人。他不光庄稼活儿样样拿得起，放得下，而且凡事都喜欢讲个谋划，很有心计。振堂刚刚开始省得一点人事时，哥哥升堂已经完全懂得人间世事了，而弟弟庆堂才会哇哩哇啦学说话。这时，父亲就不止一次地用满怀希望的目光望着他们兄弟三人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你爹我虽说是个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子，受尽了苦，遭尽了罪，但却不是个眼光只能触到脚面上的糊涂人。如今，眼看着你们兄弟三人由笤帚把似的一点儿渐渐长大了，爹

这心里，就像鸡毛翎子扫着一股地熨贴啊！我一不想发家致富，二不想欺压乡邻，一心只想着多攒几个钱，供你们兄弟三人上学念书，日后也好成个功名，出人头地。俗话说得好，给儿攒钱不如供儿念书。钱攒得再多，总有尽的一日，可书念得装到自己肚子里，一辈子也用不完，就是贼娃子想偷也偷不去啊！你们兄弟三人真要是把书念成了，过一辈子清闲舒适的好日子不说，还可以给咱董家扬扬名声，显显父母，光耀祖宗，改换门庭啊！”

父亲每当说到起劲时，总要把旱烟锅子在炕边上敲得当当响，显出一副很动感情的样子……

如今，他真的要上学了，数年来，一直冲动在他内心的那股强烈的求学愿望，就要变为现实了！他怎能不激动！不高兴！

他离开了李家庄，沿着一条开满野花的田间小路，想着心事，似乎走了不大一会儿，就来到曹庄了。

学堂原来就设在一座古庙里。高墙深院，黑漆大门，两尊石狮子蹲坐两旁，搭眼就给人一种森严、肃穆的感觉。

院子里，一律的青砖灰瓦房，顶上和檐头排满了奇奇怪怪的禽兽。所有的房顶上，全都长满了绿苔和小草。整座校舍在几株高大苍劲的古松掩映下，显得额外幽雅清静，令人望而却步。

他穿着母亲在灯下特意为他做的新布鞋，摸一摸父亲精心剃过的头，壮起胆子，勇敢地迈过那道足有一尺多高的木门檻，心儿仿佛提到了嗓子眼上，硬着头皮走进了学堂。径直来到先生的门口，整了整粗布衣服，谨慎而恭敬地走了进去。

先生身穿长袍，肩头垂下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，清瘦的脸上配戴一副老式眼镜，显得严峻端庄，文质彬彬。他坐在一张豹皮木椅上，正在专心致志地伏案挥毫，批改作业。听见有人进来，他头也不抬地问道：

“谁？为何擅自而入？”

振堂忙收步站稳，深深一揖，声音低沉而略带几分慌乱地说：

“是我。先生。”

先生发觉来了生人，这才抬起头来，左手不停地捻着几根稀疏的胡梢儿，把两道锐利的目光从镜片上面直射下来，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来人。

振堂虽说年龄还小，但个头却长起来了。他站在先生的桌前，却比坐在木椅上的先生还高出了一点儿。他衣帽整齐，举止端正，双目有神，搭眼就给人一个聪明、谦恭、敏捷的好印象。

先生见振堂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，连手脚都不自然起来了。便缓和了口气，文绉绉地问道：

“这一后生，到此找人乎？问路乎？”

振堂见先生和蔼了，也就自然了许多。他按照父亲在他临走时反复叮嘱的礼规，双膝跪地，对着先生连磕了三个头，算是行过了投师礼。不想他行的这个大礼，竟把满腹诗文的先生给弄懵了。

先生那捻动胡须的手指停住了，紧紧地揪住那几根最长的胡子，不解地连声道：

“这、这、这……”

振堂见先生还没明白他的来意，有点着急起来，说话也变得有些口吃了。

“先生，我爹叫我……来……入学。请、请您……收下……我吧！”

先生用吃惊的口气反问了一句。

“你来入学？”

振堂从先生的表情看得出来，他是怀疑自己是否有钱上得起学。他连忙从衣兜里掏出父亲费了好大周折，才为他拼凑起来的学费和书费，捧到先生的书案前，态度十分诚恳地说：

“先生，我爹说了，就是拚着老命也要供我上学念书呢！”

“此等大事，你父亲，为何不能前来？”

振堂见先生突然问起这事，又急又慌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他双手揪着衣角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这事……我爹说……说……”

先生见振堂说不出理由，心中大为不悦，冷冰冰地问道：

“为子拜师，你父何许人也，岂有不来之理哉？”

振堂见先生很不高兴，心里一急，直言不讳地说道：

“我爹是庄稼人，没件出门的衣裳，怕见了先生有失礼节，不敢亲自带我来见先生。我爹说，等日子过得稍好一点了，一定来拜见先生。今日一早，爹打发我来上学，他就到庙里去烧香求神保佑我能念书了……”

“噫嘘！农夫难乎！”先生的心软了，摇摇头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董振堂。”

先生瞟了一眼他双手捧起的钱，仍然没有接。他迟疑了一下，继续问：

“今年多大啦？”

振堂老老实实地说：

“家里很穷，一直没钱念书，耽搁到十三岁啦！”

先生把右手里一直捏着的毛笔，摆在笔架上，摇头道：

“十三入学，太晚了吧……”

振堂一听，着实慌了。他急得双膝抖动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，几乎是在恳求了。

“先生，我在家里时，白天跟爹下地干活，夜里和哥哥睡在一个屋里，跟着哥哥学了一点，能背书，能认字，也能写字……”

先生听到这里，精神为之一振。他身子朝前一倾，多少带几分惊讶地问：

“你兄何人？竟能教你读书？”

振堂眼勾勾地望着先生，如实地说：

“我哥哥从八岁起，就在一家私塾里读书。我哥哥上学那阵儿，听爹说家里还富裕。后来，八国联军打进来，我家房屋被洋鬼子指使坏人放火烧了，从此就穷了。到了我八岁那年，家里穷得常常吃不上，穿不上，就没法念书了。没办法，我就跟着哥哥背书、认字。日子久了，就读完了几本书……”

先生是十分珍惜人才的。他听了振堂这一番话，很受感染，立时来了谈话的兴趣，连忙问道：

“你读过哪几本书？”

振堂见先生的态度一下子变好了，亲切了，就大着胆子

说：

“我跟着哥哥，读过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诗》和《岳飞演义》，还从哥哥那里听会了一些诗句……”

先生又把振堂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，脸上浮现出一种满意的笑容。

“既知唐诗宋词，何不诵出一二首来？”

振堂想了想，拿不定主意，就恭恭敬敬地问道：

“先生，你看背哪几句好？”

先生不假思索地说：

“择你所爱者背来即可！”

振堂听先生这么说，稍微想了想，就琅琅背出一首诗来：

投笔由来羡虎头，
须教谈笑觅封侯。
胸中浩气凌霄汉，
腰下青萍射斗牛。
英雄自合调羹鼎，
云龙风虎自相投。
功名未遂男儿志，
一在时人笑敝裘。

先生听完，一时想不起振堂背的这首诗系何人之作，出于何朝何代，竟左右为难起来。他扶了扶几乎把鼻子压得不见了的眼镜，不禁脱口问道：

“此诗系何人之作？”

振堂被先生这么一问，有些担心了。

他猜不透先生为什么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，难道先生连岳飞写的这首诗都不知道吗？要不然就是先生明知故问，有意在考自己呢！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只好放大胆量，小心翼翼地回答道：

“先生，我刚才背的这首诗，是宋朝的大元帅岳飞，在他七岁那一年，用毛笔写在学堂里的墙上的。我一直很喜欢这首诗，今天就背出来了，还不知背错了没有呢？”

先生姓陈名举，是清朝末年考中的举人。他大半生都在浩瀚无际的学海中艰难泛舟，读过的书少说也能装满三车，不料今日竟在土生土长的振堂面前出了丑，这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此时此际，他既为振堂的聪明才智而惊讶，也为自己刚才的失言失态而懊悔，他忙拾阶而下，借题发挥道：

“你如此酷爱岳飞之诗，莫非有岳飞之志乎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先生这么一问，他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心里想：怪！我一直藏在心里跟爹都没讲过的事儿，先生怎么会知道呢？

先生从振堂的表情上和眼神里，发现自己的话正说在了振堂的心上，得意得眼睛里闪射出异常兴奋的光彩，侃侃而谈道：

“古人云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岳飞乃名垂青史之爱国主义民族英烈，一朝绝无仅有之将帅之才也！吾辈臣民皆应以他为师表，为光复我伟大富强之华夏而尽心尽力也！”

振堂听了先生的话，心里油然而生敬意。他用一种崇敬

的目光望着先生，说：

“先生的话，我句句都记在心里了！我就是想当岳飞，当文天祥，当……”

先生连忙纠正振堂的话道：

“如何‘当’？应为‘学’也！”

振堂连忙给先生又磕了三个头，行了大礼，仍然双膝跪地，恳求道：

“先生，就是为了学，我才来到这里的！请先生收下我吧！我一定好好求学，不敢贪玩，不敢惹事，不敢乱来……先生不收下我，我今天就跪在这里不起来……这是我爹送我到村口时一再教我的……”

振堂这一席还带着孩子气的热衷话，像刚出炉膛带着火苗的钢块，打动了先生的心。先生连忙起身，走到振堂面前，接过钱，放在书案的一角。连连点头道：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振堂一听，打心眼里往外乐。他恭恭敬敬地对先生深深作了一揖，满怀深情地说：

“先生，我记你一辈子的好！我爹和我娘都说啦，只要先生能收下我，就给先生烧一炉高香哩！”

先生见振堂聪明纯朴，谦恭懂事，立志求学，胸怀大志，心里十分高兴，他当即对振堂说了一番满怀期望的鞭策话，末了问：

“可曾有字？”

振堂望着先生，说：

“庄稼人的孩子，都不取字。”

先生听了，微闭上眼，右手两个指头反复地有节奏地捻着几根长须，想了一会，才说：

“名，振堂；字，绍仲！绍，绍复先王之大业的绍；仲，一作伯、仲、叔、季的仲，二作仲裁的仲。可乎？”

“谢先生！”振堂刚要下跪，先生连忙将他扶起。

新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

2 两颗心，跳出了同一个节拍

秋去春来，光阴如梭。转眼间就到了1910年，十六岁的振堂已经考入了高小。就在这一年，受父母之命，从媒妁之言，振堂结婚了。妻子贾明玉，比振堂大一岁，聪明贤慧，漂亮精干，一家人都很看重她。

振堂和妻子恩爱相依，却从不荒废一日的学业。可是，添了一口人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，生活就更加艰难了。从此，一家人就不得不经常吃那种掺了榆树叶的杂面度日子了。

妻子是个极能吃苦的刚强人。她一心协助母亲，省吃俭用，苦做苦受，硬是苦苦撑持着这个早已失去了根基的穷家，才没有使董家垮下去，没有使振堂和哥哥的学业半途夭折。

一晃又过了三年。振堂年满十九，考入了冀县中学。在中学的四年里，他是全校的尖子生，毕业时得了“优秀模范”的奖品。这一天，他带着文凭和奖品，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。

妻子的心里像抹了一层蜜似地甜透了。她满心欢喜，满面春风，连走路都像在飘一样。她在屋里忙活着，眼光却情不自禁地总往振堂的身上瞟。

振堂早已进入成年了。他的个头，在成年的男人中，也数得上是标准大汉了。他长得魁梧、精神，显得内向、老练，给人一种严谨谦恭的印象。总之，他在妻子的眼里和心里，是世界